

## 努力不分身處何地—

### 「最近頑張ってますか？」

## 富士電機工程總經理叶 洋志學長專訪

文·張苑倫 圖·叶洋志

「**不管怎樣，我都想去唸交大！**」回憶起往事，KANO 學長微笑說道。

在上海長大的叶 洋志學長，因為長年在日本生活（1996 年加入日本國籍），所以更習慣被稱作 KANO 桑（叶洋志的日文唸作 KANO-HIROSHI）。由日本母公司派駐台灣住了九年的他，很喜歡這裡的環境，更因為工作的關係而認識了機械系 78 級的吳滄榮學長，並在他的引介下加入了校友會勁竹俱樂部。原本就參加了慶應大學台灣三田會（由慶應校友們組成的社團）的他說，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加入更貼近本土的校友會。



「不管怎樣，我都想去唸交大！」上海交大求學時在「飲水思源」前的留影。



來自上海交大、日本慶應大學的交大人

### 從交大到慶應 想唸書 就勇敢爭取

憶起童年，KANO 學長表示，或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の後遺症所致，當時社會上的讀書風氣並不盛，許多年輕人免不了滋事打架。幸運的是，由於父母管教嚴謹，四個兄弟因而沒有學壞；加上他自己天生熱愛體育運動，小學到高中都是學校校隊成員，甚至還參加過中國區運，也更因為球隊的嚴格管教，使他養成了自主有

紀律的個性。

1977年中國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決定恢復大學招生，準備不及的 KANO 學長並沒有錄取心中理想的大學，於是先進了專科學校。畢業後就進入國營自來水公司就業，工作穩定、待遇也很好。

但其實他心中一直沒忘懷那個大學夢，「上海最好的學校就是上海交大，不管怎樣我都想去！」他意志堅定地說。

雖然他笑說也許是當初沒考上才耿耿於懷，但其實他真的對唸書有興趣，他後來還是不辭辛苦地考取了在職班，專攻工業電氣自動化。雖說是在職生，卻幾乎每晚和週末都得上課，回家寫作業到深夜，白天工作，生活相當忙碌，但終於能夠依照自己的目標進入交大就讀，再忙心裡也踏實。

他對控制領域特別有興趣，尤其導師曹廣益教授對他影響很深，在日本大阪大學擔任過三年研究員的曹老師，總是會跟學生分享最新的日本知識。在上海交大裡最令 KANO 學長印象深刻的就是學生們努力向學的風氣，這也激勵了他，即便在放假的下雪天裡也依舊雨鞋一拎就上學校去：一大早就到包兆龍圖書館唸書，吃飯時間就上食堂，然後再繼續唸到深夜才回家。

別人眼裡看來規律又無聊的一天，他卻是心懷感激，「我覺得專心唸書的感覺很棒！那種充實感，到現在都還在我腦子裡。」

在工作學業兩頭燒的磨練讓他蛻變得更堅強，也因此後來遇上各種別人覺得很辛苦的情況，他也能處之泰然。上海交大畢業後不久爆發了天安門事件，當時任日本法政大學客座教授的曹老師便要 KANO 學長過去。當時他幾乎沒有半點日語基礎，他苦笑回憶，「連老師說『来てください』（請你過來）這句其實很簡單的日文我都聽不懂了，就知道程度有多差了。」但當時眼看社會局勢不太穩定，所以想去日本先念個書再說。

他先到外語商業專科學校學日文，兩年畢業後決定攻讀碩士，原本在曹老師的安排下要投入東京都立大學某位教授門下，但幾經考量，仍然覺得自己的專長領域與該教授不同，決定放棄。他不灰心，



日本慶應大學理工學部攻讀碩士時的留影



來自上海交大、日本慶應大學的交大人

自己一步步查詢資料，找出各校裡適合的教授資料，並一一給教授寫信，最後通過面試和碩士考試他順利的考進了慶應大學理工學部。慶應擁有自幼稚園就開始的一貫制學校體系，是日本知名學校，更培育出日本許多具權威及影響力的人物，近十年兩任首相、及多位內閣大臣、知名企業家、小說家等，更是許多名門望族代代非此不啗的唯一選擇。也因為這樣，慶應讓他體驗到不同的校風，「尤其全校的 level 都很高，你自己程度不好的話要自己想辦法衝破，你要為自己負責。」

## 從打工到明日之星 公司的知遇之恩

談到富士電機集團公司，KANO 學長直說自己很幸運。

早在唸語言學校的時候，由於鄰近富士電機工事株式會社，有些主管晚上會來進修英語，有天晚上老師見他還在學校唸書，知道他有電氣背景，便將他引薦給這些主管認識。很快地他就開始幫富士電機畫電路圖當作打工，「很多留學生都是去餐廳打工，我很慶幸我到日本以後，沒有洗過盤子來賺錢生活。」

錄取慶應之後，沒多久就得繳交鉅額學費來註冊，學費還沒湊齊的 KANO 學長有點發愁，知道了原委的富士電機，主動提出讓他隨時可加班工作的建議。密集加班了兩個月下來，KANO 學長終於湊齊了學費，「富士電機真的對我很好，」他滿懷感激地說道。進了慶應之後，在激烈的競爭中又幸運的連續兩年拿到了獎學金。

在研究所的兩年當中，他一直在富士電機打工；畢業後，曹老師建議他先在日本工作累積經驗。原本考慮過改入其他公司，但富士電機工事株式會社不論公司文化、營運方式等背景他都熟稔，又因為他的學習成績極好，公司也開出新人少有的待遇條件給他，甚至還同意 KANO 學長可以自己選擇要進什麼部門，「這個條件我實在很難拒絕（笑），所以就留下了，一直到現在。」

他選擇了當時公司內技術含量高，公認最先進、也常與海外接觸，包括系統軟體設計的部門。但其運作模式幾乎都是一人從頭到尾獨力完成。他解釋，「今天來



在富士電機展示會上的留影

一個新案子，你代表公司去報價交涉、拿到案子後自己去設計系統，把案子 run 起來。run 好以後去對方工廠把設備調好，等一切搞定，對方付款結束，這個案子才算結束。」也正因為這份特殊的一人作業方式，讓他後來漸漸展開和台灣的緣分。

## 以一當四來台奮鬥 熱愛工作

1990 年代，台塑公司在雲林進行第六套輕油裂解廠計畫（六輕），但因為發電機運轉時鍋爐內會燃燒重油或煤炭，排放出來的煙氣中含有粉塵與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污染廢氣，必須先透過排煙脫硫設備處理過才能排放至空氣中。這套裝置由富士化水株式會社承包，其中的電氣部分則由富士電機工事株式會社負責。

在此之前 KANO 學長已陸續接過台塑一些化學廠的案子，但礙於中國籍身份不便來台，因此最後到現場安裝調線的任務總是得轉交給別人。但是，設計電氣系統的軟體，向來不可能在公司內就可事先編寫完畢，因為到了現場安裝後，還必須依照客戶的需求而進行調整，「也就是我們說的『試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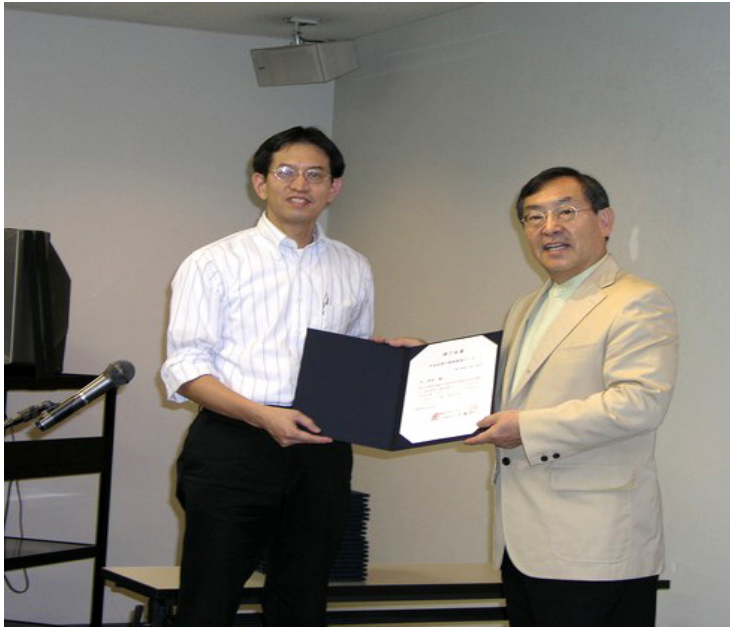
每個人寫軟體各有自己的獨特習慣，若在試車階段更換負責人，接手的人要在別人編寫的軟體中配合客戶的要求而修改，非常不方便。隨著手上負責的台灣案子越來越多，件件都得在最後移交給別人，於是陸續發生了一些問題。為了不影響工作，KANO 學長遂申請加入了日本籍。

因此，六輕工程時他便能夠來台親自工作，特別是台塑麥寮發電廠的工程開始後，來台灣試車的機會更多「你去麥寮發電廠看的話，會看到兩台發電機中間有一個很高的煙囪，排出去的煙必須經過排煙脫硫裝置處理，當時處理裝置的電氣試車都是我一個人負責的！」他自豪地笑著說。

富士電機所負責的任務內，通常包括高低壓電氣設備、現場施工的检查及整合、PLC 及圖控軟體設計等內容，這樣的試車工作量約三人也不



和日本技師及台灣工程師的留影



在大前研一經營塾進修合格的結業典禮上，由大前研一塾長親自發給學員結業證書並合影留念。

為過，若再加上一位翻譯的話，通常是以四個人為工作單位來進行。但為了節省經費，也因為相信 KANO 學長的能力，公司只派他一個人來，「你看，連翻譯都省了是吧！」他哈哈大笑。

他還記得去到現場的第一天，台塑負責主管問他，「你們公司來幾個人？」

「我說就我一個，大家都不相信。短時間內這些事情你一個人要做完，你

開玩笑吧？」

憑著一股幹勁開始上工的他，時間掐得緊緊緊，連所有日本技師每日早晨的必行會議都因時間抽不出也索性放棄，直接跟廠長要了各電氣系統擔當者的名單，知道什麼事該找什麼人解決就夠了。

「裝置的電氣試車完成後我要簽過名，才可以進行下一步裝置設備的試車，裝置設備試車通過後，鍋爐點火才可以驅動發電機發電，一旦我的部分沒弄好，就會直接影響後面其他人的進度，一排都在等。」

尤其日本公司向來恪守承諾，答應的完工時限就跟工作尊嚴一樣不可讓步，KANO 學長鎮日繃緊神經，連晚上都加班到半夜，為確保按時完成既定的工作內容，「這種壓力真的會讓一個人晚上睡不著覺，」他苦笑。

現在回想起來他也覺得年輕氣盛光靠一股意志力要把工作做到好的執唸，對他來說是非常可貴的經歷，「現在可能沒那種精力了（笑），不過那時候真的是什麼也沒在想，滿腦子只有工作、工作、工作！」

完成了台塑麥寮發電廠四套排煙脫硫裝置試車後，又去了台塑在大陸漳州後石發電廠完成了六套排煙脫硫裝置試車工作。2000 年隨富士電機來台開始投入液晶面板廠的無塵室工程，前後參與了友達 3 個面板廠的部份設計於工程施工，及奇美面板廠等部分工程。「這些年我來能參與台灣這麼多的大型工程案，真的是和台灣有緣份啊！」他自豪笑道。



來自上海交大、日本慶應大學的交大人

此外，KANO 學長也分享他在日本多年，對日本企業文化的體會，他認為，日本企業文化嚴密，著重師徒制，階層明確，風格上也較為拘謹穩健。他以五年前曾經到大前經營塾（Business Breakthrough）進修一年為例（學長至今依舊具有會員身分）。學長表示，大前研一是他非常景仰的管理學大師，大前先生雖已是世界級名師，但對於每為學員，還是親自指導。記得當年，大前研一塾長每個月會提出一個討論的主題，並讓學員觀看相關影像及資料。接著，學員必須在 Air Campus 上對討論的主題提出自己的觀點，相互進行討論；大前塾長也會在 Air Campus 上對學員的觀點進行直接的指導，KANO 在進修的一年中，就有 4 次受到大前研一塾長親自指導；而在每月一次的親睦會上，還可以和很多大公司的主管交流不同的看法和資訊。最後，經營塾進修結業前，必須交兩篇小論文，由大前塾長親自批改；合格的結業典禮上，也由大前塾長親自頒發學員結業證書並合影留念。雖然進修的一年中，KANO 學長每個月都要花費功夫蒐集資料，參加討論，但經營塾的課程，讓他更能了解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的經營思想，對企業的經營及掌握經濟環境的脈動，獲益良多。

## 結合中日台背景 參加勁竹貢獻校友

由於工作上的往來而認識廣知工程公司總經理吳滄榮學長，吳學長邀請他一同參加校友會勁竹俱樂部，KANO 學長說，原先還以為自己的中國背景會有些敏感，想不到校友會裡大家都不介意，陳俊秀執行長也強調，交大人本一家，這才是最重要的。

KANO 學長表示，除了今年新加入的勁竹俱樂部之外，他長久以來都是慶應大學的校友會「三田會」（慶應的主要校區在三田）的會員。台灣區的三田會又稱為「三三會」，也就是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三聚會，其中有許多企業界大前輩們，像是東元電機董事長黃茂雄、台灣大正製藥董事長飯沼昭致以及汽車業、半導體、建築業或會計事務所等各界人士。



勁竹俱樂部的校友會上和交通部長的合影

平時聚會中他們會互相交流資訊，並交換日本與台灣的最新消息，「像是台灣區 TOYOTA 社長可以告訴我們現在全球汽車業景氣如何，而日資的半導體及液晶面板設備廠商也能夠從和台灣公司交易的情況中嗅出微妙趨勢，透過這樣的訊息交流，不僅可以知道日本的最新發展，也能瞭解到台灣景氣的變化。」



全家在美國風景區大峽谷前的留影

但三三會因為成員多與日本企業相關，議題上也偏重日本背景，因此 KANO 學長很高興透過參加勁竹而獲得更進一步貼近在地企業脈動的管道。「慶應三三會裡情感交流的成分比較重，勁竹的宗旨則很明確，大家就是要來創造價值的，企圖很鮮明有力。『校友會的使命在於創造被校友利用的價值』，懷抱這種信念而運作，非常有活力，我相信交大以後催生更多上市公司絕對不足為奇。」他讚許地說。

他表示，近幾年來「也許是年紀差不多到了（笑）」，不像以前為了生存或自我成就，而想為台灣企業和日本企業方面的合作等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這樣的意念越來越強烈。由於他具有中日台三種背景、又對業界動態比較瞭解，尤其在日本方面的情報網也相對充足，如果條件成熟的話他相信可以協助台灣廠商找到日本資源挹注。

「日本有很多中小企業，生產很多非常好的有創意的產品，我相信如果可以從中引介一些管道給台灣的企業家，踏出台灣，拓展觸角，這麼一來你的競爭力就跟其他台灣廠商不同了。」另外他也持續關注是否有哪些產業在日本已經發展得不錯但台灣還沒有成熟的？「例如醫療器械就是其中一個。我相信這些東西如果能適當地移植在台灣企業裡，應該可以帶動不錯的商機。」

未來他也將持續和勁竹俱樂部的成員們分享寶貴經驗，對於時下的年輕人，他則勉勵大家面對工作應更嚴謹認真才好。他說，日本上班族打招呼的時候常說「最近頑張最近頑張つてますか？」，意指「最近有好好努力嗎？」一方面彼此打氣，一方面也自我鼓勵。他也以這句話和年輕學弟妹們分享，下次大家見面的時候不妨試試看如此問候：

「最近有好好努力嗎？」友聲



來自上海交大、日本慶應大學的交大人